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
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HEIYANJING
LANYANJING

黑眼睛 蓝眼睛

陈晓雷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黑眼睛 蓝眼睛

 HEIYANJING LANYANJING

陈晓雷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沈阳

© 陈晓雷 2017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黑眼睛 蓝眼睛 / 陈晓雷著. — 沈阳: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7.3

(中国当代少数民族儿童文学原创书系 / 张锦贻主编)

ISBN 978-7-5315-7049-3

I. ①黑… II. ①陈… III. ①儿童小说—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96667号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

出版人: 张国际

地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 110003

发行部电话: 024-23284265 23284261

总编室电话: 024-23284269

E-mail: lnsecbs@163.com

<http://www.lnse.com>

承印厂: 辽宁星海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责任编辑: 马 婷

责任校对: 贺婷莉

封面设计: 精一绘阅坊

插图: 精一绘阅坊 孙轶彬

版式设计: 精一绘阅坊

责任印制: 吕国刚

幅面尺寸: 165mm × 230mm

印 张: 19.25 字数: 224千字

插 页: 8

出版时间: 2017年3月第1版

印刷时间: 2017年3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15-7049-3

定 价: 29.5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Contents·

第一章	在雅鲁河岸边相识	001
第二章	抗联将军的女儿	009
第三章	钓鱼的乐趣与乐事	020
第四章	呼斯乐和达赉舅舅的公马	032
第五章	库布与小蓑羽鹤的那些事儿	049
第六章	瓦丽娅奶奶的蓝眼睛和她的故事	076
第七章	孩子们采猪菜的山野诗意	086
第八章	拉丽达的口香糖和小鹿	094
第九章	白花脸、紫花脸和干草窝	102
第十章	送信的爷爷百事通	114
第十一章	发现爸爸和老师的秘密	122
第十二章	起土豆的时节	126
第十三章	麦地拾穗儿的新窍门	132
第十四章	我和奶奶的卜留克传奇	147
第十五章	歌声牵出铁匠铺的爱情	153
第十六章	铁锤、铁轨的撞击声会刺伤耳朵	156
第十七章	流动百货专车来了	163



第十八章	孩子与口琴的悲喜剧	171
第十九章	坐票车看电影的渴望	182
第二十章	长牙的冰板迷倒一大片	196
第二十一章	铁蛋妈的意外预言	207
第二十二章	客人朋友与罪犯	217
第二十三章	夏家的圣诞夜	228
第二十四章	山风突变和青虎的眼泪	235
第二十五章	花猫、苏雀儿和老师的礼物	246
第二十六章	奇冷的冬天	271
	尾声	288

第一章

在雅鲁河岸边相识

这是我童年极其难忘的一段生活经历，这是当代中国曾经走过的一个特殊年代。

20世纪70年代初，身为热工工程师的我的父亲巴特，为参加一座新型铁矿的建设，把我们一家从大兴安岭的甘河镇带到了岭东南，以中东铁路重镇博克图为起点，走博林线八十公里，准备在刚刚命名的梨子山铁矿重建我们的家。

这个坐落在绰尔河岸边的小镇，一夜间涌来了成千上万的开铁矿的“会战”大军，这个静幽幽的山谷变得人声鼎沸。当时，建设者们面临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没有房子住。父亲便把我们的家暂时安置在滨洲线和博林线两条铁路的分岔处——一个蒙汉杂居的名叫“绰尔沟口”的小山村里。

绰尔沟口沿铁路西行十五公里，就是重镇博克图，再往前走，就是要挂两个火车头才能上行的、著名的大兴安岭最长隧道了。

进沟，在当地就意味着进入了大兴安岭山区。沟口，顾名思义，就应该是进岭和出山的一个必经门户了。

小山村前面，两条铁路呈“Y”字型排开，进沟的铁路从滨洲线分开不到半公里路，就遇上了哗哗奔流的雅鲁河，河的北岸是一座孤零零的、形似埃及金字塔的小山，当地人叫它小孤山。

我家暂居绰尔沟口，是因为我舅舅达赉家就在这里。

我舅妈阿荣是鄂伦春族，达赉舅舅是个纯粹的牧民，平时的爱好就两样，一个是爱他的马车，一个是喜欢喝大酒。舅妈阿荣为此没少和他吵架，达赉舅舅仍然我行我素，他们的儿子、我的表弟库布小我一岁，那年八岁了。

达赉舅舅的朋友中有个中俄混血儿铁匠，姓夏，足有一米八五的大个儿，满脸黑密的连鬓胡子，一双笑眯眯的黑眼睛。

夏铁匠，哎，我们小孩都叫他夏大伯。

夏大伯一见我们小孩子，像老鹰抓小鸡一般，抓住谁，就弯腰把谁抱起来，黑硬的胡楂儿紧紧贴在孩子的脸上，把我们扎得哇哇叫，他却咧开大嘴，哈哈大笑。

男孩见了夏大伯个个都感到恐惧，女孩见了，远远地如小鹿般东躲西逃。

不知何故，我既惧怕他，又喜欢他，好像他身上有一股磁性，一会儿不见他，就像这世界没了欢乐一样。

第一天见夏大伯，是在达赉舅舅家为我们一家人来绰尔沟口

暂居举行的晚宴上。

起伏的山峦渐渐暗淡起来，星星点亮了雅鲁河，闪闪烁烁，如放河灯般好看。绰尔沟口人家的窗子一户户地亮起来。

我们一家人这天刚到沟口，在达赉舅舅家欢迎我们的晚宴上，几家人聚在一起，饮酒作乐，气氛异常热烈。

大个子夏铁匠喝酒喝得两眼通红，嘴里唱着我们谁也听不懂的歌儿，不一会儿，他又奇妙地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闪亮的口琴，很快就自我陶醉地吹起来，琴声悠扬、缠绵、优美，传得很远很远……

九岁的我、同龄的夏大伯的独生女儿拉丽达、表弟库布和邻居的一群孩子，聚精会神地听着夏大伯优美的口琴声。

我的眼睛紧紧盯着夏大伯手中那支亮晶晶的口琴。

拉丽达漂亮的蓝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

这天，在她爸爸的口琴声中，在我们所有人都沉浸在优美的琴声里的时候，我察觉这个蓝眼睛的混血女孩看我的眼神有点异样，我感到自己的脸上有些发热，我的鼻子尖上冒出几滴汗珠儿。

这天，大家都屏住呼吸痴痴地听着夏大伯的口琴曲，所有的人都觉得那调儿好听极啦，真让人回味无穷！

大人和孩子们都怔怔地看着夏大伯，他黝黑的脸上光彩飞扬，一片自我迷醉的神态，好像这个世界只属于他一个人。

拉丽达为爸爸的表演得意，为爸爸的琴声自豪，她微笑着，用一根筷子轻轻敲打桌上的瓷盘，叮叮咚咚的合奏声悠扬、悦耳。

屋里的气氛欢乐、亲善、暖洋洋。

这雅鲁河畔的小嘎查（蒙语，村子）绰尔沟口静静的夜晚，被这口琴奏出的优美的乐曲，渲染得无限美好、生机盎然……

天完全黑了，晚宴后九点多钟。

村里人家的窗子一扇扇地黑下来，不时传来几声狗吠。

我们一家被达赉舅舅、夏大伯送到村边租住的郭爷爷家的黑土老屋里。

外面又黑又静。屋里没有电灯，只有星光一样的煤油灯，幽幽暗暗的，我顿时有了害怕的感觉，我喊着：

“我不住这里，不住这里！”

我的眼泪如雨水奔流，搞得我父母极尴尬。

这时，夏大伯一把搂住我说：

“呼斯乐不喜欢这里，这屋还没有电灯，为啥今晚非让他住这儿？走，今晚上夏大伯家睡，我又有一个儿子啦……”

夏大伯拉着我，行走在山村柞木障子的小巷里。

一会儿，夏大伯推开他家宽大的木板大门，木板障子围成的大院子里，停放着一辆圆而大的木轮子牛车，一头老牛趴在地上倒着嚼儿，悠然自得，这里还散发着一丝淡淡的牛粪味儿。

夏大伯的家，是一座敦实的鱼鳞板顶土坯房，推开家门，他对已经躺在炕上的老母亲开玩笑地喊道：

“妈，快看，我捡来个儿子！”

这一喊，家人全醒了，我发现炕梢儿有个披散着金发、眼窝深深的小女孩向我微笑着。

让我感到好奇的是，里屋的门拉开一条缝儿，里面有一双俄罗斯老太太的蓝灰灰的眼睛正望着我，我的心里一阵紧张！

夏大伯对我说：“这是我的老妈，你就叫瓦丽娅奶奶……”

不知何因，“瓦丽娅奶奶”五个字，我没有叫出来。

夏大伯指着那个金发小女孩，对我说：“喏，你们见过了，她是我闺女，是你妹妹，就叫她拉丽达吧。”

夏大伯从兜里掏出白缎手帕裹着的口琴，又用抹布把地桌的桌面擦了擦，把口琴郑重地放在桌子上。

然后，夏大伯又伸出大手，要帮我脱衣服，我忙躲闪着，眼睛看着躺在炕梢儿的拉丽达，忙说：“我自己脱，我自己脱嘛！”

夏大伯说：“呼斯乐这小子，见着姑娘还害臊啊，看不出你就这么点胆儿！哈哈哈哈……”

见拉丽达转过身面朝墙，我才坐在炕上脱衣裤，像小兔子一样哧溜一下钻进被窝儿。头刚落到枕头上，拉丽达就转过脸看着我，她那蓝色的大眼睛一闪一闪的，没有一点儿害羞的样子。

夏大伯坐在地桌旁，打开白缎手帕，拿起口琴左看右看，再用手帕把口琴擦拭一阵子后，认真地把它包起来，装在一个精美的小木盒子里，摆放在座钟一边。

夏大伯又静静地看了小木盒一会儿，才慢慢地用纸卷了支粗粗的旱烟点上。他关了电灯，坐在椅子上一口一口地吸着，我看到烟火一闪一闪的，夏大伯的脸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

我躺在夏家陌生的炕上，没有一点儿睡意，屋里弥漫着一股浓浓的烟草香味儿。

我怔怔地睁着眼睛，不一会儿，有只软软乎乎的小手，轻轻遮盖在我的眼睛上。

女孩拉丽达在我耳边轻声说：“闭上眼睛，一会儿就睡着了……”

我看不到那明暗的烟火了，只感到拉丽达的小手很热很热……我睡着了。

早晨。我刚穿好衣服，就听拉丽达在院子里向我喊：“呼斯乐，快来帮我牵牛，咱们去河边放牛啊！”

瓦丽娅奶奶递给我一支鞭子，说：“快去！帮帮拉丽达！”

我接过鞭子跑到院子里，见拉丽达正牵着牛缰绳，那头黑白花奶牛冲着脖子和拉丽达较劲儿，小姑娘拽着缰绳往院子外拉牛，那牛就是不想走出院子。

夏家的狗青虎，在牛尾巴下“汪汪”地吠着，似乎在帮助小主人，那头犟牛就是不理这茬儿，拉丽达急得脸通红。

我冲到牛屁股后，“啪啪”就是两鞭子，那牛尥了个蹶子，便跑出大门外。

晨雾渐渐散去。雅鲁河边的白桦树、大柳树随风舞蹈，河水哗哗流淌着。

黑白花奶牛悠闲地吃着地上的草。

我和拉丽达在那棵大白桦树下，开始了第一次对话。

我和拉丽达虽然都是1962年出生的，但我是2月16日的生日，她却是12月26日的生日，我们俩比较起来，我长得又高又壮，她



长得又瘦又矮。

开始的时候，拉丽达叫我“呼斯乐哥哥”我还真不习惯，我对小女孩说：“咱俩同岁嘛，别叫我哥哥呀！”

拉丽达那双出奇大、出奇蓝的眼睛，对着我忽闪了几下，平静地说：“虽说我俩同岁，可你比我大十个月还多呢，叫你呼斯乐哥哥有什么奇怪的？”

其实，我很愿意听拉丽达的声音，可我还是装作不喜欢，故意气她说：“你哥哥、哥哥的一叫，我浑身像通了电似的，直突突。”

当时拉丽达的脸马上红了，她想了想，若有所思地说：“直突突是什么意思？啊——我想明白了，直突突就是害羞，就是喜欢的意思……哥哥，呼斯乐哥哥！哈哈哈哈哈……”她的笑声像银铃那么动听。

面对这么大胆、这么野性的小女孩，我没有直接答应，心里却异常高兴，连连点头，实际上就是默认了。

我问她：“昨晚，你爸爸吹的口琴真好听，他吹的是什么歌儿啊？”

拉丽达答：“是苏联歌儿。”

我问：“苏联？苏联在哪儿啊？”

拉丽达说：“听奶奶说，在大山的那一面。”

我问：“你去过苏联吗？”

拉丽达茫然地摇摇头。

我说：“你家人不就是苏联人吗？”

拉丽达生气地对我大喊：“不，不，不是，我家人是中国人！”

拉丽达脸通红，眼含着泪，好像受了极大的委屈，说完她转身向自己家跑去。

第二章

抗联将军的女儿

六月的一天中午。

穿着红衣裙，留着一条大辫子的拉丽达，走在放学的路上。

拉丽达背后，是挂着“绰尔沟口小学”的黑字木牌儿的学校大门。

突然，路边蹿出四年级学生吴胜，他是火车站站长吴正礼的儿子，人称狗剩子。

吴胜和几个淘气的男孩子挡在路中间。

被拦住的女孩拉丽达，一脸惶然，不禁愣住了。

吴胜问：“小毛子，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拦你吗？”

拉丽达一边躲着他，一边胆怯地摇着头。

吴胜好像找到了一个继续追问的理由似的说：

“你敢在背后说我看你时是斜楞眼儿，你还敢骂我们工人阶级的孩子，真是狗胆包天！”

拉丽达理直气壮地说：

“那你为啥总盯着我看啊？你的眼神儿像‘钓线’似的，一高一低不在同一条线上啊……”

吴胜怒气冲冲地叫道：

“小毛子，你还敢当面骂我！小子们，给我揍这个苏修小特务！我给你们每人五毛钱！”

宋毛儿、孙铁蛋两个愣小子上前，一人打了拉丽达一个嘴巴。

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拉丽达洁白的脸上立刻留下了几道红肿的指印。小女孩几乎傻了、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

见拉丽达没哭，吴胜坏坏地说：“你是刘胡兰啊？还挺坚强，再给我打！”

这时，拉丽达的羞辱感涌上来，忍不住呜呜哭起来……

正当那两个愣小子想再打拉丽达时，我从后面冲上去，挡在他们面前，说：

“狗剩子、铁蛋！你们啥理由欺负人家小姑娘啊？”

吴胜对我不屑一顾，翻着白眼说：

“哎——呼斯乐，你个外来才几天的蒙古小子，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一边去，不然我连你一起揍！”

我没有躲，站在他们面前，把拉丽达挡在身后。

吴胜气势汹汹地冲我来：“你躲开！”他用手来强拉我，我

把他的手推开。

吴胜喊：“这小子欠揍，哥们儿，教训教训这小子！”

倚仗人多势众，这三个比我高的家伙向我扑来。

我被逼无奈，挥着拳头，同这几个小子打起来，脸上很快挨了几拳，脸和眼眶都被打得青肿了。

吴胜他们嗷嗷地欢呼自己的胜利，我仍同他们撕扯在一起，死不撒手。

这时，身着天蓝上衣、扎着白纱巾的女老师李琴来了，她挡在我和拉丽达面前。

李琴老师对吴胜说：“吴胜，你们怎么欺负同学？看我找你们的家长去！”

吴胜走到李琴老师身边，瞪着眼睛在女老师的身上扫视着，一副蔑视的神态：

“啊——你也来帮狗吃食儿！看来你真的想当夏铁匠的小老婆，当小三毛子拉丽达的小妈啊——怪不得你向着她呢……”

李琴老师脸色微红，说：“不许胡说，吴胜，走，跟我到办公室去！”

吴胜嬉皮笑脸地放赖：“我？我才不去呢……”

说完，他慌忙地吹了一声口哨，三个坏小子飞也似的逃了。

我和拉丽达被李琴老师搂在怀里，拉丽达小声地哭起来。

李琴老师安慰受委屈的我们：“哭什么？孩子，这不算什么，要坚强些，坚强些！”

拉丽达仍委屈地哭诉：“狗剩子骂我是苏修小特务……”

我也对老师说：“他还说我是外来小崽子。”

李琴老师平静地对我俩说道：“别怕他们乱说，你俩都是好孩子，走，我送送你俩。”

我们师生三人，沿着绰尔沟口人家的木板障子街路，往夏家走去。

到夏家的大木板门前，李琴老师从兜里掏出个牛皮纸信封递给拉丽达说：

“拉丽达，我不进去了，把这个交给你爸爸。”

拉丽达接过信封，眼睛注视着李老师，挂着泪痕的脸上，露出一丝笑容。

进了夏铁匠家，见我鼻青脸肿的样子，瓦丽娅奶奶吓得脸都白了，大叫：

“这是怎么回事？快说，呼斯乐、拉丽达，你俩怎么都挂彩啦？”

拉丽达忙把事情的原委说了一遍。

瓦丽娅奶奶叹了一口气说：

“拉丽达，快用白酒给呼斯乐哥哥消消毒，擦擦伤……多疼啊……这小伙子真坚强！”

拉丽达眼含着泪，用白酒擦拭我脸上的伤，她声音很小、很轻地问：“呼斯乐哥哥，疼吗？你为我，才受的伤……”说着，她流下泪来。